

通鑑金史料別裁

第十册

資治通鑑補

二三一一五五卷

首都图书馆编辑
学苑出版社出版

(明) 严衍 撰

资治通鉴补

二三
二五
五卷
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嚴衍補

唐紀三十七起乾元二年盡上元元年凡二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

燕王以周摯爲行軍司馬考異曰河洛春秋作周萬至舊傳作周賢今從實錄

鄒志

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我不

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事見二百十八卷至德元載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鄆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

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戊寅上祀九宮貴神用王璵之言也

乙酉耕籍田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鄆城

爲流矢所中數日創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知與賊戰而

病不能起因發憤大叫創復裂流血數升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

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爲懷州長史知留後事

李嗣業以

兵屯懷州會師攻鄆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

以段秀實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

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于道

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

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

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此曾月食事遂

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

而無如之何 上憂天下之亂問士於國子博士蘇源明源明萬

前進士元結召見問救時之道結上時議曰往年逆賊東窮海南踰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當時之禍可謂劇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鋤彊寇曾不踰時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尙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繫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遯逃不出陛下住在靈武

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將士不散

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此無他前日天子痛陵廟傷汗悵

上皇南幸悼宗戚見暉側身勤勞不懈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問忠直過弗諱改此所以弱能制彊危能取安之由也今

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且味視時而

頤良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充備朝廷歌盛德

頤大業者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顛官怡愉天顏文

武大臣至于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彊不能制弱安不能定危

也

若陛下處今日之地能如靈武之時何寇盜之足慮哉上

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

殿劄良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充備朝廷歌盛德

頤大業者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顛官怡愉天顏文

武大臣至于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彊不能制弱安不能定危

也

若陛下處今日之地能如靈武之時何寇盜之足慮哉上

覽疏大悅曰卿能破朕憂擢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

朱希少不遇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從兄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會

天下亂淳尤人間至是而出入舊元子十篇嘗避亂入猗玗洞稱猗

玗子後徒家瀼浦浪士及有旨以爲浪者沒爲官乎呼爲提郎

客樊上漁者相勸更爲葬叟又曰公之漫爲葬叟乎公漫久矣故稱

葬叟。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鄆城築壘再重宵壘三重壅漳

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

思明食盡米斗直錢七萬一鼠直錢四千淘牆麩及馬矢以食馬

蓋音避

先以麥乳雜土築牆今圍急乏芻故渴以飼馬○渴音亦

東遷千秋亭南又東遷缺門山
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捐東京退

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

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鄆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

擊鼓三百面遙督之又每營遣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

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

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

繕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

者驅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遷

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官軍與之列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

（滏水在安陽縣西河謂之安陽河）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

中流謂之安陽河）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

者驅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遷

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官軍與之列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

（滏水在安陽縣西河謂之安陽河）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

者驅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遷

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官軍與之列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

（滏水在安陽縣西河謂之安陽河）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

者驅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遷

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官軍與之列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

（滏水在安陽縣西河謂之安陽河）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

者驅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遷

史削銀青階濟王瓌

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捐東京退

保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荐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

子儀從之使都虞奔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

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

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轎重自野戍

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野戍即野水渡置戍守之因謂之野戍

年置八年省咸亨四年復分河南洛陽新安

荔非元禮至而軍焉

王屋山源河陽置大基先天元年更名河清新安

諸將各上表謝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爲濟王府長

史削銀青階濟王瓌

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

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

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

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

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偏示

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信慶緒曰吾而不稱臣且曰願爲兄弟之

國更作藩籬之援罷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

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

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

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

上皇之故

（慶緒尊祿山爲太上皇）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

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卽命左右牽出并

其四弟及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

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

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畱鎮之思明欲

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於紫宸

殿宋敏求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

殿門內有紫宸殿卽內閣之正殿

辭還行營 辛卯以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

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爲節度判官 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諲

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爲太子太傅王璵

爲刑部尚書皆罷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

禮部侍郎李揆爲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竝同平章事上

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爲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於是

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昔

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

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

將何以制之乃止

金吾衛屬南牙羽林萬騎屬北牙金吾掌道戰

河東自蒲晉北至并代來瑱河西未行而相州帥潰因

華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潞城縣屬潞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春

秋落子所邑也九域赤蕪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

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帳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

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閑白

承旨當於銀臺門決天下事

雍錄校大典大明宮圖有左右銀臺門左銀臺門直紫宸殿自左銀臺

門西入歷溫室浴堂殿綵繡殿而後至紫宸殿紫宸殿在宣政殿

後當大明宮正中右銀臺門在宮城西面左銀臺門在宮城東面

以地望準之正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

直紫宸東西耳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

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卽行推案有所追索諸

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

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餘煩冗一切

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 甲辰置

陳鄭頽毫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戾爲之以徐州刺史尚衡爲青

密七州節度使七州青密登以興平軍節度使李奐兼豫許汝三

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陳鄭毫前此未嘗置節領魯戾自彭城升號之興平軍本置于雍州始平縣李奐時在行營使統豫許汝三州此皆臨時分領非有一定規模也

之潰於相州也魯戾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

弼還太原戾懼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

考異作應天皇帝注曰河洛春秋曰上元二年春二月思明懷西侵之謀處北地之變乃令男朝義留守相城自領士馬歸范陽因

僭號後燕改元順天元年案實錄此年正月一日思明僭稱燕王立年號實錄舊傳皆不載所改年名據此年即順天通譜此年即順天

元年柳璨正閏位歷思明有順天應天二號案蜀門紀亂思明既殺烏承恩不稱國家正朔亦不受慶緒指麾境內但稱某月而已

乾元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僭位於范陽建元順天國號大燕立妻辛氏爲皇后次子朝興爲皇太子長子朝義爲懷王六月丁酉開元

壬午歲十一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貴賈云正月立年號河洛春秋云上元三年僭號蜀門紀亂云立朝興爲太子癸酉思明欲立少子爲太子左右泄其謀故朝義發之紀亂云于時已立爲太子誤也案長歷四年四月丁酉崩無癸酉立

其妻辛氏爲皇后子朝義爲懷王以周摯爲相李歸仁爲將改范陽爲燕京諸州爲郡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爲鄭陳頽毫節度使抱玉安興貴之後也安興貴見一百八十一年高祖武德二年爲李先禪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恆與安祿山同姓故賜姓李氏回紇毗伽闕可汗卒

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爲登里可汗回紇欲以甯國外邪然亦爲之勞而哭漢北之俗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牛馬陳于帳前祭之遺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劙面且哭

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 鳳翔馬坊押官爲劫押官者曾改曰 沈車谷使唐唐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

官 天興尉謝東甫捕殺之

天興縣本古雍縣王德二載改日

其妻

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殿李輔國本爲之上訴敕監察御史孫鑒

鞫之無冤鑒音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睦大理卿權

獻鞠之此唐制所謂之太平縣屬絳州魏太武帝置秦平縣周改爲太平四年中開渠爲名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

之太平縣屬絳州魏太武帝置秦平縣周改爲太平四年中開渠爲名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

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于上上匿若虛

於籠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山之伯陽

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桂陽漢縣隋睦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

尉嶺下謂度嶺南下諸縣史失職大縣立尉嶺下謂度嶺南下諸縣史失職大縣立

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爲朋黨五月辛巳貶峴

蜀州刺史考異曰代宗寶符云屬有盜發鳳翔管在北軍者詔遣蜀州刺史御史訊鞫盜已伏罪李輔國執奏重覆數中侍御史毛

蜀州刺史御史訊鞫盜已伏罪李輔國執奏重覆數中侍御史毛

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狀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

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王午

以滑漢節度使許叔冀爲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

新舊

滑州五滑漢汴曹宋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爲滑州刺史充副使

方鎮表開元九年置六月丁巳分朔方道邠寧等九州節度使方鎮表開元九年置大都護府夏鹽綏銀豐勝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十年增

道通賈武節度使是年廢開州節度使罷歸寧夏大都護以定遠

慶坊鄜丹延隸邠寧節度邠州本陝州開元十三年以幽州隸

鄜州大都護府夏鹽綏銀豐勝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十年增慶坊鄜丹延隸邠寧節度邠州本陝州開元十三年以幽州

隸鄜州大都護府夏鹽綏銀豐勝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十年增慶坊鄜丹延隸邠寧節度邠州本陝州開元十三年以幽州

隸鄜州大都護府夏鹽綏銀豐勝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十年增慶坊鄜丹延隸邠寧節度邠州本陝州開元十三年以幽州

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考異曰
鄆志曰四月

肅宗使丞相張公錫東都慰勉諸軍郭公陳於軍張公不坐而去軍中不悅朋肆流議居十日有中使追郭公汾陽宋傳曰六月

公朝於京師三議元帥上許之乃詔李光弼代公爲副段公別傳曰五月李光弼代子儀爲副元帥守東都今因賈錄七月除趙王

係爲元帥

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餓中使耳

并言之

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餓中使耳

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王爲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爲天

下兵馬元帥光弼副

考異曰舊傳思明經兵河南加光弼太尉

元帥以東師委之新傳云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

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

兵馬副元帥委資財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在上元元年破史思明

後爲幽州都督在此年八月其代子儀斷制朔方賈錄無日月制

辭云宜副出車之命仍數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

分麾之私蓋只在此時耳

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

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

壁壘旌旗精采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左

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

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邠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

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衝突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鄆

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彌請之是

反也其可乎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

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

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

部將辛京杲代領其眾

考異曰舊傳曰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領有異議欲逗留其眾光弼

以數千騎出次汜水擊用濟單騎迎請卽斬於帳門諸將驚伏以

辛京杲代之復追都兵馬使僕固懷恩懼初明而至鄆志曰

五月二十三日詔河東節度使李公代子儀兼統諸軍李公旣受

命以河東馬軍五百騎至東都夜入其軍張用濟在河陽聞之曰

朔方軍非叛人也何其疑之甚徵率精騎突入東都逐李公請郭

公李公知之遂匿東都表請濟帥於河陽冬十月思明引眾度河

李公曰思明渡河必圖洛城我當守武牢關揚兵於廣武以待之

遂引兵東出師汜水擊敗追河陽諸將用濟從至李公數其罪而戮之以辛京杲代領其職明日引軍入河陽秦僕固懷恩繼至光

實錄此月光弼爲副元帥九月始移軍河陽耳僕固懷恩繼至光

禦引坐與語須臾聞者白莽渾五百騎至矣

種及渾稱舊謂諸蕃

光弼變

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光弼曰士

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

王思禮節度使也

初潼

三州史或稱澤

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歸也

史河西辛雲京

雲京蘭州京城人屬河西節度

思禮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弼

時在雲京麾下曰光弼嘗有德於王公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

賞耳今使君有急光弼請往見王公必爲使君解之雲京喜而遣

之光弼謁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我故人乎何相見之

晚耶光弼以實告思禮大喜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之

力也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爲兄弟光弼因從容言雲京之

恩兼太常卿進爵大甯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

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

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

舊傳曰東楚義王

回紇

以甯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

襄州慰諭康楚元貶王政爲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爲襄

州刺史楚元不從壬戌以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使之收復河
北及幽燕也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

棄城走澧州

郢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鼠山谷

時荊南節度使
澧州之籠三十其餘諸籠或關江嶺或之復

變故忠萬
歸十州

戊辰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

唐世鑄錢大凡天下諸籠凡十九而

或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爲重輸每倍重十二斤

號重輪錢在京百官先以單旅皆無

郭爲重輸每倍重十二斤號重輪錢在京百官先以單旅皆無

郭爲重輸每倍重十二斤

加以重輸一當五十一寸二

分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號重輪錢在京百官先以單旅皆無

郭爲重輸每倍重十二斤號重輪錢在京百官先以單旅皆無

俾祿至是始以新錢給其冬料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爲荆

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以陳頤亳申節度使王仲

昇爲申河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營兵馬

時淮西節度使

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

州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

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臯周擊自胡良濟河

白臯胡良皆河津

渡之要在滑州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

州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

或作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

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

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

泰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

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泰收其妻子置長蘆爲質

長蘆漢參戶

名長蘆縣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

淮神功南宮人也

南宮漢古州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

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眾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

鄭州

梁陽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氏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接

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畱兵於陝退守潼關

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

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

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狼臂之勢也

狼臂可伸而長可

縮而短故以爲喻夫辨

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

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

皆應置兵在登封縣龍門則伊闢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

牒畱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

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謂河陽爲守備光弼

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

當石橋而進平光弼曰當石橋而進

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此言漢晉洛城諸門北漢之殺門也東遷建春

門非隋唐所徙洛城也上東門之地唐爲嶺

及日暮光弼秉炬徐

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

支十日光弼按閼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考異曰實錄光弼謂

其日亦非嚴也今不取嚴也

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掎

其後不敢入官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

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率若幽皆寓治於陝

冬十月丁酉下

制親征史思明考功郎中知制誥蘇源明上疏曰自春大旱秋苗

耗半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民何以堪臣

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殳於行間日有二三市井餓殍

求食死於路旁日有四五今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

之出御史大夫豈能澄清禁止哉且河洛驛江淮策換詩曰中

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

而速成之邪今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耆過

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元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
金踰闕口遏一室鄧景山凌淮泗慨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緜山
之下北不敢踰孟津東不敢過覲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
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哉監察御史元結亦建言賊銳不
可與爭鋒宜折以謀上方止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
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蠶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
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
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
矛策馬亂流而進日亂牛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
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
矛策馬亂流而進日亂牛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
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
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
矛策馬亂流而進日亂牛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
禪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
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
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
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
孝德請行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

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
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
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
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杜佑曰河清縣南臨黃河欲絕光弼糧道
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
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擋休卒吟嘯相視曰越怪之間
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默
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
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
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
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不降何待庭
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爲五臺府
果毅代州有己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唐諸府果毅品秩酒
五臺府
已亥高庭暉授特進寔卽高暉也丁巳李日越又授特進見此月
河陽四月二日思明陷洛城上元元年思明耀兵於河濱宣言日
品矣考異曰新傳曰上元元年光弼降賊將高暉李日越案此月
己亥高庭暉授特進寔卽高暉也丁巳李日越又授特進見此月
河陽四月二日思明陷洛城上元元年思明耀兵於河濱宣言日
告已降新傳誤招志曰三月思明引眾南去使其子朝義圍
我且渡河絕彼南道三城食盡不攻自下李公問之思明復攻河
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於史思明將軍能爲我守南
城三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抱玉
許諾時賊將周擊攻南城抱玉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臣吾
陽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

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眾董秦從思明寇河陽

夜帥其眾五百拔柵突圍降於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潭城外置

柵柵外竄鑿深廣二丈中河起石葦築城以衛河橋○禪音但

乙巳周擊捨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城垣高標

及肩謂之羊馬城馬頭也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眾直進

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眾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

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宴然不

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則賊

爲我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

死士突出擊賊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

退須其急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

死士突擊賊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

退須其急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

服唐馬周殺其勦加以靴襪開元中裝叔通以羊爲之隱慶加以
帶子裝束故事胡虜之服不許著入殿省至馬周加飾乃許之。
勒音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
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
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
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遺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
同三司場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
來更前決戰光弼連蹙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
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擊以數騎遁去擒
其大將徐瑱王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
知擊敗尙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
右金吾大將軍邢簡嘉眉溫戎等州蠻反簡州漢牛韓廣都之
郡亡壽初分置簡州餘注見前地後魏於牛韓置陽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爲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

康楚元等眾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招

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

爲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

康楚元等眾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招

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

爲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

康楚元等眾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招

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

爲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

康楚元等眾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招

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

爲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

康楚元等眾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招

詣闕斬之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

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礓子阪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

伯玉爲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甯莎柵

之閒屢破之

礓子阪在永甯縣西永甯漢宜陽縣西界後周置同
軒郡及熊耳縣境縣屬陝州及滑縣義甯元年改永

甯縣宋白曰水甯縣本漢澠池縣西境後魏大統十一年於今縣東
黃蘆城置北宜陽縣廢帝二年改爲熊耳後周移於劉鳴渴皇

三年移於同軒城義甯三年移於永甯因荷望舊城置永甯縣武
德三年移理同軒貞觀十四年移理莎柵十七年又移理鹿禡

唐乾元三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

予乾元三年于閩王

丙戌以于閩王勝之弟曜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

與四鎮節度使皆在行營故合其弟與節度副使同權國事

黨項等羌砦邊鄙將逼京畿乃分

邠寧等州節度爲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

邠寧節度領州九分四州爲招討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鄜坊刺史杜冕領鄜坊節度

度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七

田浦樓

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

兩道邠寧鄜坊也

留京師

假其威名以鎮之

上祀九宮貴神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

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忠州

長史第五琦旣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案之

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

期光卽奏琦已服罪庚戌琦坐除名長流夷州

宋白曰夷州之地歷代恃險不聞臣附陷大業七年始招慰置綏陽縣唐武德四年置夷州舊志京師南四千三百八十七里至洛陽三千八百八十里

三月

甲申改蒲州爲河中府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

維謹賈珍殺節度使史劍據州反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爲山南東

道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旣朝廷所除又不

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己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爲山南東道

節度使

至德二載廢南陽節度使升襄陽防禦使爲山南東道

瑱至襄州張維瑾等皆降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參謀元結說瑱曰孝

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豈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

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閏

月辛酉有彗星出於西方長數丈

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

爲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爲宰相而拜三公

甲戌徙趙王

係爲越王己卯赦天下改元丁元

追謚太公望爲武成王更

定歷代名將爲亞聖十哲

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畱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性樂之制

即文宣王出師命將發日引辭於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爲十哲

唐是年薦爲武成王以歷代真將爲十哲傳坐素武安侯白起

漢淮陰侯韓信劉宋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

英武公李勣列於方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杜如晦葛吳將軍

昌黎君樂毅列於右其中祀下祀并雜祀一切茲停

六典吳天祐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爲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

五嶽海嶺帝社先蠶孔祖父齊太公者十子廟爲中祀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眾星山林川澤五龍司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爲

小祀雜祀蓋小鬼若漢志所謂五穀雜之類旱故也唐

昌黎君樂毅列於右考異曰秦代九年九月具牲已入東京享祿至此後

史思明入東京

云爾者蓋當當時城空土光燭任河陽思明還屯白

馬寺不入宮閣今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晉卿

始移軍入其城耳

寬厚廉謹爲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及秉鉤衡小心翼翼

未嘗忤人意性聰敏練達事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謹身固

位以智自全時人比之胡廣

宦者馬上言受賂爲人求官於兵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諲諲爲之補官事覺上言杖死壬子

諲罷爲太子賓客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爲戶部侍郎充度

支鑄錢鹽鐵等使

南華本漢雒狐鑄歷代不更名天寶元年以命第五琦

會要開元二十五年監禁都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其後楊貴妃楊國忠相繼爲之

初上皇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上皇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

之說曰國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稱神童名震一時嘗召入宮楊貴妃置之膝上親爲畫眉總髻上皇問曰卿爲

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子未正蓋譏帝左右多邪人也及長居官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六月甲子桂

州經略使郝濟奏破西原幣二十萬眾斬其帥黃乾曜等

西原黨

居廣容

之南邑桂之西有甯氏相承爲豪又有黃氏居廣容洞其屬也其地西城南謂天寶初黃氏與韋氏周氏儂氏相脅齒爲寇害據十餘州又逐韋周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閒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

乃敕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輸錢當二十諸州更

貢渝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九

思補

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

史思明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既而惡得一非

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

天祐

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時祕書少監曹王

皇事母太妃鄭以孝聞旣歲儉物貴度祿不足以養親亟請外官

不允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俄攝州事州有官粟數十萬斛

欲行賑掠吏叩頭乞候旨臯曰人日不再食則死何暇稟命哉苟殺我而活眾其利大矣乃盡散之然後自効上聞而嘉之臯明之

元孫也甲由興王招薨召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桐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招薨桐尙幼太子位遂定

乙酉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

普潤縣屬鳳翔府漢杜

大業初置普潤縣宋白曰普潤縣本漢安定鶻領二縣之地在漢又爲漆縣隋大業元年於細川谷置普潤縣以杜漆吸三水灌

溉民田民獲濟利以爲縣名縣遊縣則漢杜陽之地有隣仁壽宮

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

恩明之兵於鄭州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

事見上卷上至德二載

時自夾城往起居夾城開元二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

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

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

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

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神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元

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動臣皆反仄不安

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

帝上尊號

世子也賴於唐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

璫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

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

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

記曰文王之爲

世子也賴於唐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

璫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

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

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

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

唐以大明宮爲

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屬

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

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

東內如睿武門爲

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屬

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

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諸將士各好在

否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鞍

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眾而退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

朕且爲兵死鬼所留侍衛兵纔延老數十人陳元禮高力士及舊

官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王地事見二十九卷
睿宗景雲元年吾

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

將素服見上請罪北門六軍也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與六軍大

復何殊南宮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

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

蓬州長史梁以漢石渠縣界置安國縣後唐置蓬州隋廢州以蘇
屬清化郡唐復分置蓬州宋白曰因蓬山爲名至京師
二千三百六十里東都二千五百八十二里

癸丑敕天下重鑄錢皆當三十如畿內

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三

田補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秦州陳元禮勒致

仕置如仙媛於歸州貞觀三年分辰州龍標縣置巫州京師南三

里播州秦夜郎郡之南境隋牂柯郡之牂柯縣貞觀九年置郎州

十一年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至東都四千九百六十四

里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潭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

千二百里歸州漢郴嘉縣地後周置郴郡隋廢郡以縣屬巴東

郡唐武德二年分郴歸巴東二縣置歸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六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三里

玉真觀主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

視服膳萬安咸宜二公主皆上皇后女四方所獻珍異先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

憚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

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方士之在巫州旣思慕上皇而不得見又自傷其流落見道旁齊

菜豐茂而不爲人食感懷而賦詩云長安稱斤賣此閒無人採夷

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 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關曆環川

於其地置神策軍會要天寶十三載哥舒翰以前年收九曲請以

其地置洮陽郡都內置神策軍去臨洮郡二百

里 及安祿山反軍使成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既而軍

地淪入吐蕃伯玉畱屯於陝累官至右羽林大將軍八月庚午以

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張本丁亥贈謚號王昭曰恭懿太

子 戰部尚書東京留守韋陟卒陟幼風標峻立不羣開

元中居父安石喪以父不得志沒杜門不出者八年與弟斌互相

勵勵探討文典不舍晝夜於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

唱和遊處宋璟見而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爲洛陽令累遷吏

部侍郎時選人有冒名接腳之病惰僞最難窮究陟剛腸疾惡風

彩嚴正凡有瑕可疑者案聲盤詰無不首伏好接引後輩湔拂窮

李林甫所惡出爲襄陽太守楊國忠爲相尤忌之百計以傾陷焉

曾安祿山反其弟斌爲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謀令吏卒脅

之欲其憂死其所親勸之逃陟慨然曰我家積信於國非一代矣

況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之合理其可逃乎乃堅臥不出上卽位

靈武起爲吳郡太守歷官吏部尚書後進者望風畏忌出爲東京

留守及東京陷沒陟將卒官屬入闕詔拜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

不遂其志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貞經濟之器遭後生

騰誦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快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因發病卒

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爲江陵府仍置永平軍團練兵

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從節度使呂諲之請也。或止言天下未

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乙未命子儀出鎮邠州党項遁去戊申

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射生英武等禁

軍及朔方鄜坊邠寧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

制下旬日復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

五州節度使

詳考通鑑所書乾元二年四月甲辰以尚衡爲青密

胡義兵如此則是元尚衡是年二年遣尚衡爲青密節度使向衡破史

鄧新書方彌表上元二年四月乙亥青密節度使向衡破史

希逸白平盧引兵保青州授青密節度使遂廢沂浙五州節度使

五州號淄青平盧節度通鑑書矣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在寶應

元年五月益新表與通鑑各以

十一月壬辰涇州破党項

御

所見書爲據故參錯不同如此

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

剛彊自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

資治通鑑

卷三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七 丙子

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

入奏

唐中人出監方鎮軍品秩高者爲監軍使其下爲監軍

展彊不受命姓名應謠識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爲亂然展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

李岐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爲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

考異曰沈既濟劉威亂紀云淮潯都統節度下云以展爲都統江南淮南江西節度使下又云三道皆

發吏申圖籍案皆李岐傳略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使既代韓

其所統亦三道耳淮南者東道揚楚潤和舒廬豫壽八州也江南者昇潤常蘇湖杭越三州也江西者洪慶江吉袁信撫七州也凡

二十一州亂紀誤以二爲三又脫江南西道字耳○岐首恒

度使鄧景山圖之

要乾元元年十二月李岐除都統江淮南江東江

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名起於此通鑑但書以浙東兼淮東與會要少異

延恩以制書授展展

疑之曰展自陳畱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累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聞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岐謀解岐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

追江淮親舊置之心督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岐

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岐反州縣莫知

所從岐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儇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

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

徐城縣屬泗州漢徐縣地隋晉徐城縣於大徐城開元二十五年移就臨

淮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

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

曰汝曹皆我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符封張灝雷擊之景山

眾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

徇濠楚王晦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岐關北固爲兵場

今揚州江都縣北固山在南京梁武帝所登即

洲鎮正對京多張火鼓以爲疑兵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岐悉

其地插木以塞江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襄下蜀州東北九十里至句

容縣有下蜀戍在嶺軍聞之自潰岐奔宣城宣城宣城郡陵平陳廢

句容縣北近江津嶺置宣城郡隋平陳廢

郡改宛陵爲宣城縣帶宣

考異曰十一月壬子淮揚州長史淮南節度鄧景山都統尚書李岐承詔拒之兵敗奔於

壽州乙未劉展陷揚州丁酉陷昇州壬子在前蓋因

實錄也今從劉展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昇州金陵

元

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壁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

亂紀及新書本紀金慶二年置丹楊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先是浙西節度使

元

不克而遁侯令儀憚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爲潤州司馬丹楊軍使

元

甲子於潤州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先是浙西節度使顏真卿知展必反豫飭戰備亟以爲生事乃奏遷真卿爲刑部尚書兵備遂弛至是果爲展所逐

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元

考異曰舊傳云擒安太清周擊楊希文等送於關下案周勢於明不在懷州城中明年爲史朝義所殺非光弼所擒也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鉅將二千人徇兗鄆薛平將五千人徇曹州十二月丙子党項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

後魏景明元年分漢富平縣置土門縣屬新平郡因土門山爲名隋廢土門縣入華原咸亨二年分京兆之富平華原及同官之蒲城以故土門縣置美原縣同官本漢銅官之地

刺史侍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封進陷湖州

湖州本漢烏程縣地吳隨吳興郡屬平陳廢郡置湖州西四十五里

州大業初廢州以縣屬吳郡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爲潤州刺史李可封爲常州刺史揚持壁爲蘇州

書兵備遂弛至是果爲展所逐

元

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考異曰舊傳云擒安太清周擊楊希文等送於關下案周勢於明不在懷州城中明年爲史朝義所殺非光弼所擒也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鉅將二千人徇兗鄆薛平將五千人徇曹州十二月丙子党項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

後魏景明元年分漢富平縣置土門縣屬新平郡因土門山爲名隋廢土門縣入華原咸亨二年分京兆之富平華原及同官之蒲城以故土門縣置美原縣同官本漢銅官之地

刺史侍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封進陷湖州

湖州本漢烏程縣地吳隨吳興郡屬平陳廢郡置湖州西四十五里

州大業初廢州以縣屬吳郡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爲潤州刺史李可封爲常州刺史揚持壁爲蘇州

書兵備遂弛至是果爲展所逐

元

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考異曰舊傳云擒安太清周擊楊希文等送於關下案周勢於明不在懷州城中明年爲史朝義所殺非光弼所擒也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鉅將二千人徇兗鄆薛平將五千人徇曹州十二月丙子党項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

後魏景明元年分漢富平縣置土門縣屬新平郡因土門山爲名隋廢土門縣入華原咸亨二年分京兆之富平華原及同官之蒲城以故土門縣置美原縣同官本漢銅官之地

刺史侍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封進陷湖州

湖州本漢烏程縣地吳隨吳興郡屬平陳廢郡置湖州西四十五里

州大業初廢州以縣屬吳郡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爲潤州刺史李可封爲常州刺史揚持壁爲蘇州

書兵備遂弛至是果爲展所逐

元

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考異曰舊傳云擒安太清周擊楊希文等送於關下案周勢於明不在懷州城中明年爲史朝義所殺非光弼所擒也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鉅將二千人徇兗鄆薛平將五千人徇曹州十二月丙子党項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

後魏景明元年分漢富平縣置土門縣屬新平郡因土門山爲名隋廢土門縣入華原咸亨二年分京兆之富平華原及同官之蒲城以故土門縣置美原縣同官本漢銅官之地

刺史侍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封進陷湖州

宣歙節度使領三州

李岐奔洪州李藏用

元

逆旅穎士梁鄱陽王七世孫也及卒門人謚之曰文元先生

是

歲吐蕃陷廓州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八起上元二年二月凡二年有奇盡代宗寶應二年六月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上元二年春正月甲午上不康皇后張氏刺血寫佛經

吳卯

史思明改元應天
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
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過狗頭
吳分烏程餘杭二縣置永安縣晉將會
景超攻杭州
自武康南出過狗頭領至杭州五十里溫晁據險擊敗之
使溫晁屯餘杭餘杭東至杭州錢塘縣界一十八里又東二十七里待封脫身
則至杭州此陸路也故溫晁得趨而際隙以致孫待封

真浦通鑑補本卷二百二十二唐紀三十八

肅宗上元二年

中興補遺

齊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暭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州王子濟江廣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
在潤州城西三里其上多蒜故曰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飘抵金山下
金山在大江中南直西津渡口去潤州城七里王暭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車瓜州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眾力戰將軍賈隱朴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
考異曰賈隱平陽兵馬使出神功生擒逆賊劉展舊傳亦然今從劉展亂紀劉殷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暭於淮南暭引兵東走至常熟乃降
王暭東走度江而至